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斬解否（結）：否定性和反思性」會議報導

A Report on "Cutting the (K) not: Negativity and Reflexivity"

doi:10.6752/JCS.201006_(11).0018

文化研究, (11), 2010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1), 2010

作者/Author：涂子謙(Tzu-Chien Tho);楊成瀚(Chen-Han Yang)

頁數/Page：262-27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18](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1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會議報導

《文化研究》第十一期（2010年秋季）：262-270

「斬解否（結）*：否定性和反思性」會議報導**

A Report on “Cutting the (K)not: Negativity and Reflexivity”

涂子謙

Tzu-Chien Tho

楊成瀚 翻譯

Chen-Han Yang

在今天，貫穿著當代思想的許多不同線頭都圍繞著否定性(negativity)這個叢結(knot)而進行了展開。這個叢結的在場所見證的也許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對否定(negation)的拒斥所造成的影響，一方面對抗（表現在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種種「正統」形式、存在主義和批判理論中）黑格爾(G.W.F. Hegel)的辯證法，一方面對抗（表現在佛洛伊德學派〔Freudian〕和拉岡學派〔Lacanian Schools〕中的）精神分析。這個否定的問題的確在德勒茲的口號(*mot d'ordre*)及其就當代哲學所形成的某種嚴重障礙而言成為了某種問題意識。這個問題意識經常被表現為一連串平庸選擇：不是精神分析就是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不是結構就是渾沌宇宙(chaosmos)，不是揚棄(*Aufhebung*)就是析取式綜合(disjunctive synthesis)，不是虛擬就是真實。我們組織這個工作坊的目標和首要目的便是要進一步思考並超越這一系列不是／就是的選擇，並進一步拓展理解和重新評價這個作為當代哲學視野的叢結的某些空間。事實上，這個叢結也替我們帶來了

* 譯註：「Cutting the (K)not」玩弄亞歷山大「cutting the Gordian knot」的典故，意思是以大膽手段解決（以劍斬解）繁難的事物。將K括弧之後的「not」亦即是本會主題所謂否定之「否」。

** “Cutting the (K)not: Workshop on Negativity and Reflexivity”, Jan Van Eyck Academic, Maastricht, Netherlands, 10-12 September 2010.

一個機會，來看看這個從哲學的場域裡冒出來的問題意識究竟是如何——不論是透過相互影響的痕跡或平行發展——在不同的實踐和探索場域中被翻譯的。

身為這個研討會的策劃者，我應稍對這個工作坊得以被構想的傳記式脈絡進行介紹。事實上，這個工作坊乃來自於我和諾伊(Eli Noé)在2009年所進行的一連串對話。當時諾伊正在發展一個有關「下降式綜合」(downward synthesis)的計畫，一個從拉岡式精神分析中導出，並旨在發展某種反人性本質論，反唯心論的辯證法。至於我，則是對從當代邏輯和數學中所抽出的這理解否定的另類方式，是如何可能對哲學實踐的方式造成衝擊的這個問題感到興趣。的確，思考否定的另類方式本身就可能成為重新思考批評和思辯間的清晰二分的另一種方式。同時，揚·凡·艾克學院(Jan Van Eyck Academie)的其他研究員也在研究藝術實踐中的否定性問題。透過抹消(effacement)和否定性的主題，一場更大規模的對話也正以藝術的觀點處理否定性問題的方式展開。摩斯(Avigail Moss)和史岱克邁爾(Kerstin Stakemeier)當時正在作一個看起來極為有趣，名為「否定線」(the negative line)的計畫，這個計畫結合了藝術歷史檔案和哲學資源。從這出發，一個談論當代藝術實踐和否定性的論壇的構想也正進行了策劃。透過這場對話，這個工作坊的三個不同主軸也得以被建立：哲學的、形式的（邏輯和數學）和藝術的。

而我們的工作也從2009年11月開始設定主題和建立講者名單而展開。講者的挑選乃是依其對這些議題的相關著作而定。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於1996年出版的《黑格爾的未來》(*The Future of Hegel*)以及她最近的作品，已成為了以當代哲學、科學和文學的觀點重新評價黑格爾辯證法的重要基石。布瑞西耶(Ray Brassier)出版於2007年的《虛無不羈：啓蒙和滅絕》(*Nihil Unbound: Enlightenment and Extinction*)提供了我們一個思考在當代思想中運作的一連串否定的某種方式，且他最近有關否定潛能的作品也替我們打開了一個旨在以異論(heterodox；也就是說，非黑格爾式)的方式思考否定性的空間。諾伊斯(Benjamin Noys)於2010年出版的《否定性的持存》(*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gative)則替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只呼應這個研討會的目標，也緊扣我們的首要關懷的位置：某種對否定是否真的能拋在腦後的探問。工作坊的藝術面向則被分為藝術史、藝術實踐和藝術批評三個面向。透過魯提肯(Sven Lütticken)在期刊《藝術文本》(*Texte Zur Kunst*)裡的作品，對否定的某個藝術和歷史的觀點也重新標示出了某種歷史的脈絡，在這個歷史脈絡中，「否定」這個詞不但變得極為關鍵，也成為了某種此處不通的死路。內斯比(Rebecca Gordon Nesbitt)也處理了在今日的藝術實踐中運作的辯證法的本質，尤其是在政治性藝術(political art)方面。另外，藝術家溫特琳(Susanne M. Winterling)也在她的實踐中使用了否定性的概念，尤其在她最近的作品中，於不來梅(Bremen)的實境藝術社群(Gesellschaft fuer aktuelle Kunst)2009年（到2010年）的展演中，我們可以發現，「……夢想在黑暗中被滋養」。最後，兩位從形式面出發的思想家也被邀請來與大家分享他們以形式主義的方式處理否定的洞見。阿騰(Mark Van Atten)在某種程度上已是當代哲學直觀主義數學學派的第一把交椅。貝齊歐(Jean-Yves Béziau)也曾很長一段時間參與泛邏輯（通用邏輯）計畫，並對次協調邏輯(paraconsistent logic：排除或弱化矛盾律的邏輯)的另類模式進行了處理。

事實上，我們圍繞著邀請的講者所策劃的主題不是要替否定性在當代的重新形構提供一個完整的概觀，而是至少要找出一些問題地帶，在這些問題地帶中，否定性的障礙形成了某些開放的問題。在忠實於視域本質的情況下，我們對當代思想的這個基本問題意識的取徑僅止於揭示由相互關連的問題所交織成的一個更為寬廣的網絡，在其中，一些問題不斷地對以「次種類」(sub-genre)的名義被歸類於「否定性」的問題下的這個動作進行著抵抗。在任何一個工作坊中都會出現的偶然性也透過一系列其他的討論揭示了自身，這些討論事實上回溯地將這場工作坊的原初動機表現為藉此搜羅號召人們、問題和閱讀材料的抽象和臨時的藉口。身為策劃人，這兩天半場內場外所引發的議題及其那令人無法置信的廣度替我帶來了極大的滿足。我對使用「成功」這個語意不清且空洞的字來形容感到有點猶豫。同時，在某些特定情況的討論深度卻也替我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挫折感（但我對

「失敗」這個講法也同樣感到些許猶豫）。也就是說，一些在會場上最有意思的討論也呈現出了不同的講者在使用的辭彙、經典和問題意識上的巨大分殊。我們經常發現我們所身處的乃是一種講者自講或唱獨角戲的狀況。當這事實上特別地反映出了哲學在今天的狀況，並在一般的層面上揭示了跨領域的研討會的內在困難之時，我認為這也標示出了某種得以連接不同進行中的議題但又不必統合（畢竟，它們是全然不同的問題、文本和實踐）它們的橫向發明(transversal invention)的可能性。提出否定性這個問題的動作至少是某種引介這種不斷地必須被質問的橫向性的嘗試；在其中，這個「問題的」叢結只是一個起點，且藝術家、哲學家、邏輯學家和數學家所共享的也只是這個叢結本身，這個必須以不同的尺度進行闡述的問題本身。以這樣的方式，我將不再冒險去賦予這個問題在字義上的匯聚任何內容，並宣告那些我沒有能力去處理的主題。取而代之的是，我將點出三個有趣且得以一窺未來研究方向的反思。

針對第一個主題，我應該從結尾，也就是從朵拉（Mladen Dolar，他是揚·凡·艾克學院的顧問研究員和《就只有一個聲音》〔*A Voice and Nothing More*〕一書的作者）在工作坊的最後一個場次所進行的回應開始。從這兩天在工作坊裡所作的筆記展開，朵拉的反思試圖去綜合所有嘗試提出些許基本選擇的問題意識。以某種反對在否定性和肯定間進行抽象選擇的姿態，朵拉提出了在當代哲學論述視域的某種「肯定主義」的情境下，否定性所面臨的某種必須不是透過中介項，就是透過奇狀(the singular)來重新發明自身的需要的這個想法。換句話說，否定性的「即將到來」(to come; *à venir*)將會以一種黑格爾或準黑格爾式否定或非黑格爾式否定的方式發生。針對前者，否定乃是辯證轉形(dialectic transformation)的操作者，至於我們可將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的名字加在其中的後者，乃是一個奇特的範例，一個最終必須被表現為實證性(positivity)的例外懸置。在前者中，否定性於一連串將它在某種關係的脈絡中給問題化的調停(mediation)中發生。在後者中，否定性則是一個例外(exception)、阻斷(interruption)或懸置(suspension)。在其中，這個關係的脈絡反而會反過來決定並要求否定展開一系列得以組織某個思想場所，某個由否

定自身的不同階段所決定的概念宇宙的次項（否定項）。

朵拉所提出的這個「選擇」事實上直接回應了諾伊斯在研討會一開頭所進行的報告。諾伊斯建議我們，近來由德勒茲（和瓜塔希〔Félix Guattari〕）、哈特與奈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和巴迪烏(Alain Badiou)所代表的「肯定主義者」(affirmationist)的立場決不能僅以字面的方式解釋。爲了適當評估這些理論性介入的局限，我們就不得不對它與今日資本主義的某種次結構轉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特別是，在肯定主義湧發的脈絡中所出現的種種反思型否定性(reflexive negativity)的形式，以及與「實際存在著的社會主義」(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或社會民主結合在一起的，作爲（在字面的意義上）「被雇用的」(employed)否定性的勞動聘僱，都應該以理解肯定和否定籌碼的隱含脈絡的方式被理解。以對抗戰後社會契約的激進性爲名，肯定主義被視爲了某種（對其的）「大拒絕」(great refusal)。對此，諾伊斯反過來所標示的是基進左派在組織性勞動中的出軌(derailing)，被聚焦在左派這個思想場所中的那被肯定主義的思想家例如德勒茲所擁戴的活動性、流動性和獨特性的匯流，以及同時所出現的新自由主義也能以與同樣的社會經濟轉變有著某種對角(subtended)關係的方式被看待。也是以這樣的方式，否定性——尤其是在普羅的力量的關係和功效否定性的形象中的否定性——乃尾隨著60年代政治鬥爭的失敗而退散。而也正是因此，如果沒有平行於它的對某種得以將否定性的新形式帶進場中的新社會形式的探究，肯定主義的社會—政治系譜學也將無法導致對這種傾向的逆轉。

最後這點對我來說不但至關重要，且在場的很多與會者也都佇足於此，對此提出了意見。從朵拉所提出的選擇的觀點來說，許多（諾伊斯所診斷的）肯定主義的興起所憑藉著的都是獨特性(singularity)。對工作和勞工的某種新形式的肯定主義分析，以及所謂的「裸命」(bare life)和危旦的移民遷徙都透過如同《巴特萊比代書》(*Bartleby, the Scrivener: A Story of Wall Street*)和「無知的教師」亞克托(Joseph Jacotot)一般的形象而被進行了塑造。因此，任何有關否定性狀態的爭議都必須奠基於對這些形象含意的爭議上。這些否定性的新形象（我

指的是諾伊斯所說的社會形象)的出現乃是在以關係和反思性的角度重新發明否定性時所必須進行說明的。也正是在這點上，就《虛無不羈》中所提出的那些比諾伊斯更為抽象的否定性形式而言，布瑞西耶的介入乃形成了一個有趣的挑戰。舉例來說，解開(unbinding)的形象正是某種並不首先在它與被解開物間關係的意義上盤據的否定性形象。而這並不關於到底是什麼被解開了，而是解開這個形象自身的問題。

在他的介入中，布瑞西耶以某種哲學任務及其與非存在(non-being)間的某種原初關係的問題展開。以柏拉圖(Plato)，尤其是他的《詭辯篇》(*Sophist*)為資源，布瑞西耶指出非存在的現實乃是同一的，且這種同一性，打從西方哲學誕生開始，就成為了思考真理的某種潛在資源。對那些不曝露思考本質之物的思考與知識和存在(being)間的協調開啓了哲學那最根本的驅動倫理。尤其在這裡，布瑞西耶想要提出的乃是某種不只有著深厚的哲學脈絡，也能提供某種得以評價柏拉圖(和其他哲學史上的文本)之於現在的相關性的某種規範式的理性主義。在布瑞西耶將否定性校準至柏拉圖式真理的過程中，他所進行的乃是將肯定主義視為某種簡單地朝向已知物——也就是說，某種化約和俗氣的物質主義姿態——的「自滿」(complacent)論述的強烈批判。如果我們將其與諾伊斯對否定性形象的呼籲相對照的話，布瑞西耶似乎如同他自己所指出的一般，以必須抽象、抽空任何決定性的命題內容且其唯一的方向乃是朝著(真理的)非存在的實存(existence)的某種倫理的角度進行了回應。因此我們可以說，布瑞西耶所提供的乃是回應朵拉於會議結尾所提出的選擇的另一種方式。植根於思想本身的切實實踐，否定性畢竟是某種定向的抽象形象，在這種定向中，思想的倫理也許可被詳加說明，但在這樣的一種哲學任務的要求下，並沒有任何關係調解的某種前已知本質可供發掘。事實上，這也正是作為哲學方法的懷疑主義(skepticism)的最激進形式將它自身與某種激進的理性主義攪和在一起之處。很明顯地，布瑞西耶現今所論證的並未輕易地就將他與齊克果式的否定性齊名。但無論如何，這樣的一種定向所代表的乃是某種想要將否定性的力量從它在那調解和轉形(transformation)間的動力中所可能具有的直接含意裡撕開

的努力，正如我們可在他的黑格爾式扣連中所發現的一般。

至於第二個反思，我想點出的是馬拉布對否定性所進行的那精簡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呈現，如同在她的作品中所進行的一般。透過對《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所提及的主 / 奴辯證的關鍵閱讀，她提供了某種透過黑格爾哲學中的身體形象而來的否定性閱讀。她也相應地論及了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人(的傳柯閱讀)。在這些形象中，她強調了自己相對於主體的「可塑性」(plasticity)，某種透過身體和意識間的「無限」(infinite)分離而扣連的可塑性的立場。也就是說，可塑性同時在呈現出不同形式的能力與施加和創造形式的力量中被進行了扣連。在這裡，馬拉布將精神在絕對中的自我實現視為為了某個絕對抽離的主體，某個既沒有內在，也沒有外在關係(因此既不是「自我」，也不是「人格」)的主體的某種實現。對馬拉布來說，設想這種狀態的最佳方式乃是透過一個絕對地去人稱化的身體進行。這種形式的可塑性，正如回應者莫朵(Gregor Modor)所指出，不只是可塑，更是可塑的爆發，某種本體爆發的形式。以調和的角度觀之，馬拉布的論證旨在將辯證法的綜合展現為某種根本上具有毀滅性的運動。這些詞項中的真正湧發都誕生於轉形自身中的某種毀滅傾向。這種毀滅的傾向乃是某種對主奴關係的解脫，但並非以對某個理想的慾望進行創造的角度，在這種理想慾望的創造中，主奴間慾望和自由的交纏也得以在提升它的狀況下被保持在原先的狀態。取而代之的是，對馬拉布來說，這乃是自我從身體和意識自身解脫的過程。從同一性中解開的無人稱軀體也因此形成了某種交覆於其上，且透過它某個無人稱的主體得以成形的「叢結」的多重性。在這些詞項中，馬拉布也再次展現了她對於黑格爾式辯證的堅定信奉，雖然比起黑格爾來說作了些許修正，但仍保留了某種認為非關係性或非中介形式的否定性乃是無稽之談的想法。

在第三個反思中，我則將統合這次的工作坊中有關邏輯和藝術實踐的討論。有關邏輯和藝術實踐的這兩場論壇的確和當今對否定性意義和力量的反思有關。無論如何，就如同在今天嘗試創造某種跨領域

思想上的真正同袍情誼一般，這樣的過程必得花一些時間且在短短幾天，我們也常陷入某種講者自講或唱獨角戲的狀況。然而，無論如何我也必須承認這些學科所打開的正是另一條對否定性問題進行關注的軸線。從某個更爲哲學的角度來說，否定性被當成了某個沉思的準客體(quasi-object)。從肯定主義湧發的歷史機緣來看，許多講者也呈現出了否定性的多重形貌，並將它視爲了一個必須被保衛以及再發明的概念。但在藝術和邏輯中，否定則以更爲自由的方式流通，並成爲了實踐自身的某個元素。我們可在內斯比對今日運用在政治藝術中的否定性形式所進行的批判中明顯地發現這點。透過被表現出的否定性的質性力量，她所提出的乃是藝術實踐及其與政治論述間關連的問題。而在溫特琳及其不來梅展演的報告中，一個藝術空間則是一個將否定性視爲光線、空間和時間間相互作用的脈絡。無論它看起來也許是如何的令人感到訝異，貝齊歐對其有關次協調和相干邏輯的著作所進行的演說也採取了某種十分相似的進路。在這本著作中，他所試圖呈現的是在邏輯系統中發動否定循環的另類方式。在這樣的觀點中，將次協調邏輯視爲古典邏輯的字面「對手」(rival)的觀點乃是錯誤的。也就是說，鑑於其所打破的乃是古典意義上對於矛盾律($\sim(A \& \sim A)$)的維持，次協調邏輯並非某種對古典邏輯的拒斥，而是找出對否定的使用在其中可以進行運作和形構的另外方式。就像我們在諾伊斯、布瑞西耶、馬拉布甚至是朵拉的報告中所看到的一般，鑑於哲學家傾向於將否定性的再發明視爲某種透過一個形象(figure)而來的對於否定性的力量和意義的某種再發明，邏輯學家則傾向於將其（就如同在場的許多藝術家所作的一般）視爲否定性如何能透過新的分配模式而表現自身的問題。確實，這個邏輯和藝術間的根本連結乃是這次的工作坊中所未能會面的遭逢。由於貝齊歐在談論他的基本想法時，並沒有替在場來自四面八方的聽衆設想他的作品所可能進一步帶來的影響且過於簡化，大家對談邏輯的場子的反應沒有很好。而相對地，談藝術實踐的場子也時常顯得不是太含糊不清，就是太技術性，以至於無法挑動在場聽衆的某種反思性的討論。但儘管這些在遭逢和對話上的缺憾，我還是堅持創造出使這樣的討論至少得以可能的脈絡的某種必要。

依照這三條反思的進路，我並不想在最後提出任何形式的結論

或綜合。的確，爲了要讓大家知道我們在工作坊一開始所努力的目標，很多的工作還有待完成。這兩天的工作坊的確有一些現實上的限制。但在這些限制的範圍內，我仍相信這次的工作坊能賦予今日的思想視域某種活生生的血肉，這些常散落在期刊論文、研討會大廳和教室的討論時刻、書中的章節甚至是部落格貼文中的視域。在這點上，我已帶走了一些留作往後計畫發展用的筆記。尤其，我正在寫一本有關巴迪烏談扣除(substraction)概念，也就是他所說的否定的「肯定」(affirmative)面向的書。就工作坊的角度而言，巴迪烏的扣除概念乃是某種替否定性的表現提供新基礎的嘗試，這種嘗試不但大量使用了諸如邏輯（和數學）等形式科學的資源，也提供了對否定性的再發明某些哲學基礎。這乃是某種幾近於透過我前面所提及的藉由藝術實踐和邏輯所提供的資源狀況進行思考的某種哲學嘗試。以這樣的方式，我也與朵拉的選擇保持著某種距離。我同意朵拉所說的否定性的兩種形式的確提供了對今日否定性的悖論(paralogisms)進行思考的立即另類管道。但我對這樣的選擇所開拓出的那個理性空間卻不甚滿意。回到本工作坊最初的一個發想，我認爲在今日思想的危急關頭的那浮動且不穩定的地表中，德勒茲在當代思想中的持續力量還是最能夠感受得到的。毫無疑問地，否定性的狀態將會在這樣的一種理性空間的再發明中扮演一個角色，但相反地，任何對於否定性的再發明或思辯將只能在這個理性空間的再次導航下，才能獲得它的意義及力量。